



社会第一课：不要和资本家共情

原创 何妨呐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

我在前面文章提到过，我在其中一家机构教课的工资可能发不下来的事情。我一直的想法就是，联合其他几个青年教师，和资本家对抗，维权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体讨薪、在家长群里曝光、打劳动仲裁、直播堵门、上街发传单等等。这些方式具体如何做、怎么做，我也已经有了基本的构想。但敌人有了，“朋友”倒不一定牢靠了。阵营往往从内部瓦解。“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句话是毛选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之前读的时候没有结合实践，往往对毛选其中内容不能理解尽然，如今，我将试着用教员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方式，对公司各类员工进行分析，以能更好的区分敌友，一来是为了维权，二来也是增长我自己的见识和阅历。

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大致可分为四类派别，分别是哪四类？各有什么特点与表现呢？

其一是对抗派。以我为主，认为维权就该坚持到底，就要坚持到底，不能轻易妥协，也不能因为遇到困难、或者敌人力量强大就退却。一次妥协可以换来暂时的安宁，次次妥协就会将本该争取的权利拱手送之。老板不过是比我们年龄大，压榨人的资历丰富，看我们是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就更加放肆压榨，但我不认为其力量一定比我们强大，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要回自己应得的工资本就是理所当然。且我们可以团结学生及学生家长，即使是单个人面对这种情况也不应该退缩，更何况我们不是一个人。这类资本家也不过是徒有其表的纸老虎。

其二是避战派。即工资倘若发不下来，那这二十天（每月20号发上月工资）的工资我就不要了，就权当遇人不淑，直接走人。这一类占比不小，拢共只有十个员工，避战派占了四个。他们也是刚毕业的青年大学生，第一个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扣发拖欠工资之后，就直接选择离职走人，我认为这样的选择是正常的合理的，但第二个月半个多月的工资不能选择不要。他们把能要回工资的期望寄托于我们这些还在职的“对抗派”身上，鼓励我们勇于斗争敢于斗争，希望我们斗争成功。倘若我们成功，他们的工资或许也可补发，倘若我们不了了之，那么也没有什么损失。他们愿意提供除了实际帮助以外的一切精神支持和言语支持。但劳动仲裁怎么走，维权怎么维，他们并没有多加上心。

其三是圣母派，又称幻想派。这一类的想法比较奇怪，他们自己本身是良善的温和的，他们也由己及人，认为对方也是良善的温和的，甚至还会以“老板可能有难处”“老板也不容易”等来搪塞安慰自己。他们同情一切——既同情自身离职后教课老师出现空置，学生课程耽误，又同情老板会因为自己的离职而苦于找不到代课老师可能出现的慌乱。他们幻想自己的坚持能够换来老板的体谅。他们把一切都代入到善良的底色当中去，像是《三体》第三部中的程心。程心是圣母，他们也可成为圣母派。我理解他们的想法，但丝毫不会支持——你可以共情学生，因为我也觉得老师的空缺会影响到学生的课业，但你绝不能共情资本家。被剥削者去和资本家共情，岂不是贱的难受。

其四是投降派。老板曾在私下与我和另一位男青年教师闲谈过两句，大致意思就是全职陪护管理学生的老师有空缺，希望我俩能够在此全职工作。其实管理陪护学生的老师根本没有空缺，他只是嫌几位都是女生，做事不够精干，还嫌人家学历和毕业学校不好，想找个借口把人家踢巴走罢了。面对这种“邀请”我自然是拒绝的，本月工资的发放都一拖再拖，还想让我给你全职去干？但另一位男青年教师则选择了妥协投降，他毅然决然地投入到被压榨被剥削的事业当中去。并且还表示希望我能与他共同留任，他的经典名言是，兼职干可能发不出来工资，但是全职干老板肯定会发工资的，因为你干的时间长了，老板自然也就离不开你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分清这几种类别了，同样都是面临工资拖欠、面临被压榨的境况，但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表现。这几类包括但不限于我所在的公司，甚至其他面临被压榨被剥削的同胞同志们也大致会做出这四类选择。我做这种类别的划分和分析不是为了区分敌友，而是为了帮助

我们自身认清自己和认清现实。对抗派的敌人不是避战派、圣母派和投降派，这几类也并不是敌对关系，相反，我认为这几类都是可以团结的对象。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剥削和压榨，是没有道义和信义的资本家。我并不对其他几个派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确实对他们暂时的想法表示遗憾，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拾起该有的勇气，去直面自己内心的想法。今天可以退却，明天可以退却，但一味的退却会换来权利的不断流失，也会换来无良资本家野心的不断膨胀。当妥协成了常态，反抗就成了病态，但，不该如此的。

精选留言



烦了 来自四川

任何资本家的行业都是，比如小区维权，只要开发商搞定开头那几个组织者，剩下不足为奇，所以老板会拉拢对抗派的你。



争渡 来自广东

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Here□ 来自陕西

我干后厨备菜，一个月2800，一直都感觉这个老板处在亏损状态，反倒还对员工那么好，因此，真心的希望，店里能够盈利，保持那种员工之间的融洽状态继续下去，但是新来了两个小伙，一天干十个小时才要60块钱，工价被越压越低，后厨备好菜，以后有空闲时间，我前脚帮店里疯狂出去找客人要好评，后脚到外面到处发传单，来店里吃饭的客人都说，老板开了，谁也不能开了我，都感慨第一次遇到这么敬业的打工人，然后当天晚上老板就把我开了，因为我比较贵，他找着更便宜的人了



时代 来自河南

太真实，同样经历比比皆是。老板总是误以为已经找到的每个人都能完全实现替代。



向往的生活 来自河南

你这算是开荒，然后被开[Emm]



马阳 来自四川

大部分人浅学换位思考，觉得这是一种关怀，实则是你从未换位成功，还是用你的条件你的方法来思考他，从而他却成了可怜人，你却失了本该拥有的，还资了敌人。



图斯车路姆 来自北京

不懂辩证法的结果



JellyYves 来自广东

你好，我对你的观点很感兴趣，但是我对换位成功这一个概念不理解，请问可以举个例子吗？



Iridescent 来自安徽

圣母派的解释吗



神经蛙 来自山西

从小到大都是教育要听话，反叛即是罪恶，再加上他们手段多



马穆德相 来自

在具体的场景中分析斗争形势，确定政治分野，提出正确的观点[强]我们都应该学习作者的实践方法！



平民角度 来自广东

还要注意人身安全避免“意外”.....



武威天师 来自甘肃

劳动者在城市里抗议，搅动了资本家老板的美梦。对他们来说教师是一种笼络教育资金的工具，而非对学习欠缺孩子协助导师；初看这篇文章时，看到各方面的评价，听到许多街谈巷议。从“投降派”以上无不一言蔽之“糟得很。”即使是同情抗议者的人吧，受了那般“糟得很派”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想到抗议者的未来，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劳动维权意识过程应有的一部分，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这是好得很。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资本家利益方面打击劳动者的理论，所谓“吃亏是福，勉强干着。”明明是为资本家维护利益秩序，劳动者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而不是跟着维护者瞎说。一切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的事，都要全身心投入与拥护，否则他就站在资本家利益维护方面去了。



一块树皮 来自河南

为作者如此深刻的思想点赞



Willa 来自北京

希望作者可以维权成功，你真的很有勇气呀，加油！（记得后面告诉我们最终情况噢）



沉默 沉醉 沉思 来自上海

加油！希望以后能有实体刊物[拳头]



兔子等着瞧 来自北京

既然这么看不起资本家，那谁给你发工资？[偷笑][偷笑][偷笑]



水云身 来自湖北

请问发工资的一定是资本家吗



融化在黑夜中 来自江西

？



神经蛙 来自陕西

答案是社会，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交给资本家是供他们内部分配，维持自己利益，交给社会就作为基金积累起来，最后还是分配给自己



一颗小草 来自天津

工贼来了



星火 来自重庆

这不是小右吗



22160 来自北京

只有去做过的人，才知道这有多难。没有坚定不移的毅力，没有出色的领导力，没有顶级的抗压能力，是干不好这事的。坐看的人太多了，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要求跟随你的人和你一起戮力同心的，你独行的时候又是孤立无援的，那种感觉，不好受.....



哎呀呀 来自广东

作者提到团结学生和学生家长，我觉得这个有点机会主义了，这个群体本身其实没那么关注补习班老师的生存状况，即便有的人提出了稍微的关心与同情，也相当摇摆，很难甚至是不可能提供

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关键还是要看老师团体自己。还是要团结老师中的大多数，才能取回自己的合法权益



哎呀呀 来自广东

不论怎么说，这种实践精神和斗争精神，都是相当值得肯定与学习的



花开杰西 来自黑龙江

要是世上人都团结了，便没什么难事了



ξ 来自吉林

现实生活包括影视作品里维权或者其他活动 很多都是由内部瓦解的 比如:雷雨 等等



Spike 来自浙江

我就是圣母派，我正在考虑上个星期加班三个小时要不要调休，就刷到这个，我立马站起来和经理说我要下班[微笑]



momo 来自河南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保护自我，去争取胜利



曼谷的清晨 来自河南

有两个效果会比较好，一个是家长群曝光，老板怕流失客源；另一个是劳动仲裁，掌握好沟通记录，还可以再额外多要些钱，只要有证据，程序就好走。你要是实在气不过的话，留意下老板公司运营有没有违法违规的行为，有的话给他举报了



妙手回春的饱嗝儿~ 来自湖南

所以你想好怎么拉拢他们么？就怕你老板在前两派里面一个个瓦解然后主张息事宁人，个人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麻烦[皱眉]



断续 来自四川

的确，我痛恨不团结的群体，却又没法比肩群体的力量.....挺惋惜的。



gxvuhbstj 来自湖南

支持！



!!! 来自贵州

我曾经也想过斗争。但在次次碰壁之后，我选择了逃避。我也曾在班级里面尝试过团结同学去尝试斗争但你说的这四种人我也见到过，只不过占极少数。最是斗争派当时仅有我一人。大部分都是想着熬过这三年就够了。没有选择反抗而选择默默忍受的。或者根本没想过这些事（他的剥削承受完了继续活）我想我至少用了不下三种办法去选择斗争。从个人斗争趋向于集体斗争。但集体却很难团结。（且依初中生的受教育水平，他们大多不会把这看做一件事）有时你表现出来的这种想法还会受他们嘲笑，不过这也很正常。因为我一直以来在班里里面扮演的角色都是背景板一般的人物。当然这个是我自己选的。

但在这之后，我也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慢慢的在那里待不下去了。明明当时就只有差不多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要中考了。我毅然决然的跟家长讨论了回家复习这件事。之后在中考体考完向学校提交了回家复习的申请。（我是一个小县城的私立985学校，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否正确？但我想走走看。

今天一看见你这个文章我就想起了当时我的那个妄想。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又不高。其实真的很难把他们团结起来，至少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但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应该很有机会。而且我想你们的受教育水平也比我们高。应该还是有点希望。但却要克服当代中国社会的妥协和软弱性。



Déjà vu 来自广东

推荐你看米塞斯的书《反资本主义者的心态》（大意如此）
强烈建议先看十分钟 真心的



李德胜永远在路上不停下 来自湖北

收藏了[旺柴]



白明杰 来自重庆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首先要明确“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是不同的，二者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法规调整，所以需要区分两种情况分别采取相应的法律手段。其一，如果是老师（劳动者）与机构（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机构有依法为老师缴纳社保的义务，则二者存在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等相关法规调整二者关系，若二者之间产生劳动争议，需要先仲裁再诉讼。其二，如果是老师与机构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是签订了劳务合同，则二者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不适用劳动法等法规，而是适用民法典等相关规定调整二者关系，可以直接诉讼，而不能仲裁。第一种情形往往适用全职老师（也即签订了劳动合同，缴纳了社保），第二种情形往往适用兼职老师（也即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保）。不过，以上只是我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进行的分析，如果想节约时间精力的话，建议作者及其他当事人先到纠纷所在区（县）的劳动监察大队寻求行政机关介入解决，如不成，则可再到纠纷所在市（县）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咨询仲裁事宜，若纠纷属于其管辖（即属于劳动关系），则可申请劳动仲裁；若其无权管辖（即不属于劳动关系），则可向纠纷所在区（县）法院提起诉讼。最后，祝好。



王司莫 来自浙江

麻木着逆来顺受，哀命运之不公。连云港上下穿一条裤子的鬼秤，烂尾楼的维权无门。每片树林都会有“蕨类植物”，它们不需要充足的阳光，暴露在直射阳光下便会枯萎，只需要站在树下享受那一点被分享的光，也有错综复杂的无根藤蚕食树木养分的。人不该如此，人正是能选择自己做什么，才是人。



Moderates 来自陕西

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问题，当然我不是当事人，对那里情况不熟悉，所以在这里只是提点意见，一是教培行业的zbj有点特殊，因为他不直接占据生产资料，他是依附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上从事教育行业，也就是从事上层建筑行业的，所以他有和其他传统zbj不同，他是以一个间接的方式参与到zbzy生产中的，他们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团体和利益，在分析时要把他们的不团结考虑进去，要再往深处挖。二是我们对群众进行分析是要团结我们这一方的力量而不是搞歧视搞分裂，要注意团结我们自己的tz，要对他们进行宣传 and 教导，要更强调团结，不要做弥赛亚，我个人曾经就很喜欢说教别人，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很坏的教导方式。这就是我个人一点的意见，可能有错的，不符合实际的，欢迎讨论



半夏 来自广东

工资不发现在维权都这么难了吗，一般劳动局仲裁应该都可以拿到吧，我之前也有遇到这样的老板，后来她有发工资还赔偿了



落樱 来自广东

支持！



花开杰西 来自黑龙江

维权之路艰难啊



太阳照常升起 来自山西

把公司每个人的利益来源，价值观，立场，年龄，家庭都要琢磨一下。

然后才能找到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应该怎么处理：同情，使用，提防



局外人 来自河北

革命不彻底等于彻底不革命



铁面游侠 来自广东

20号发工资的公司大多数都是坑



余炘 来自江苏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Grin]



平和静好 来自河北

加油，支持你



烟雨莽苍苍 来自山东

蹲个后续，看看有没有要到工资